

鐵崖先生古樂府

鐵崖先生古樂府

104225

8222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滴水樓借常熟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明成化刊本景印原  
書板心高脊造尺五  
寸七分寬三寸八分

輯錄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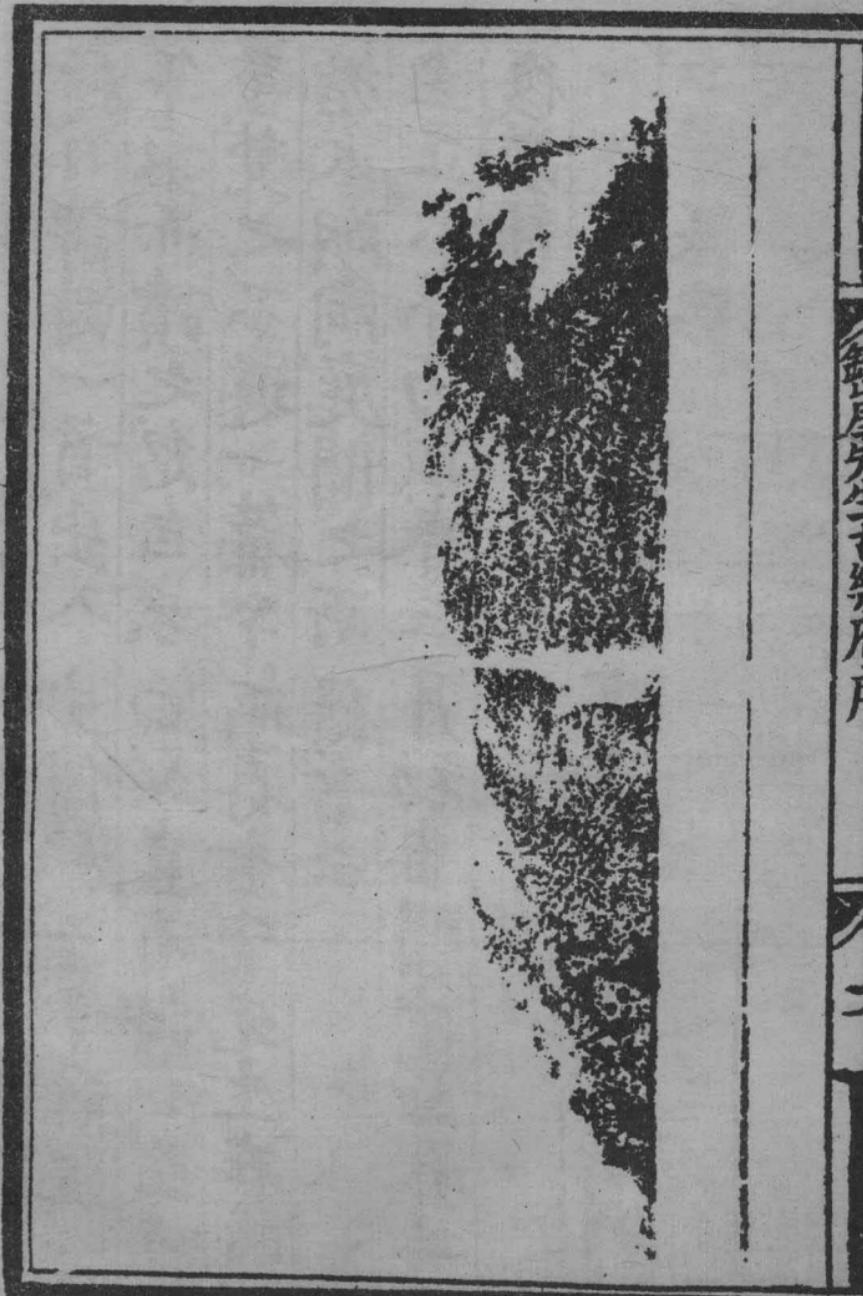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為律體，七言為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閣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秉難配三閣，清廟猗那配宋頌，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復者，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會稽鐵崖先生為古襍詩，凡

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閨時病俗陳善閉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遏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音而吾兄之有詩也復學詩于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人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固為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

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  
年取而讀之忽自嘆曰此豈有詩哉亟呼  
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  
塘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

至正六年丙戌春三月初吉門生富春吳  
復謹拜手書

復字子中後改字見心見廉夫所作  
墓銘



鐵崖先生古樂府叙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  
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  
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  
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  
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  
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  
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語曰。前  
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者。

必以寄余。以余為知言者。抑余間詠謌音  
聲之為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  
草上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  
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陰平樂府遺  
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  
氣。斯為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廉夫。餘  
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又十月方外張

天雨謹題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序

太史氏金華宋濂撰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  
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  
宗岱河之支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歿終召門  
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  
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  
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  
位哭復繫其齋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  
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  
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

嵒五季時錢氏有國嵒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嵒  
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子為浙左院佯之  
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  
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為  
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  
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  
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夢月中金錢  
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辯刺幾踰百  
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  
角東隅既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不多名於良馬邪躬  
為裝補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  
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  
官中短長先以餌鈞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  
語號為八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  
蝴蝶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  
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  
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  
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  
於桐原墓株屬有齋墓者植竹筠於前筠數孽牙  
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

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于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  
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  
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  
素號難治君日夜廻旋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  
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路總  
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道具備  
鉤摘隱伏務使無寃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  
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跡浙西  
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

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書頌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  
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  
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  
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  
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  
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  
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君  
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  
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

鈴鍵春秋遼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誠補正  
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嚴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  
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通數  
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  
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特翫齋君遂大肆其  
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  
撰如觀商敷周彙雲靄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  
睛其於詩尤號名家寰盪凌厲駿駿將逼盛唐驟  
闕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  
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贅顧文而  
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

致崖鷁野刺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  
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  
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  
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  
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  
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  
之座客或竊韙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  
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  
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  
奇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

跡略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  
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  
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  
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  
君書收券君嗟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所竊其  
儉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  
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將詛其姦君曰此誠  
余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  
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  
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  
富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